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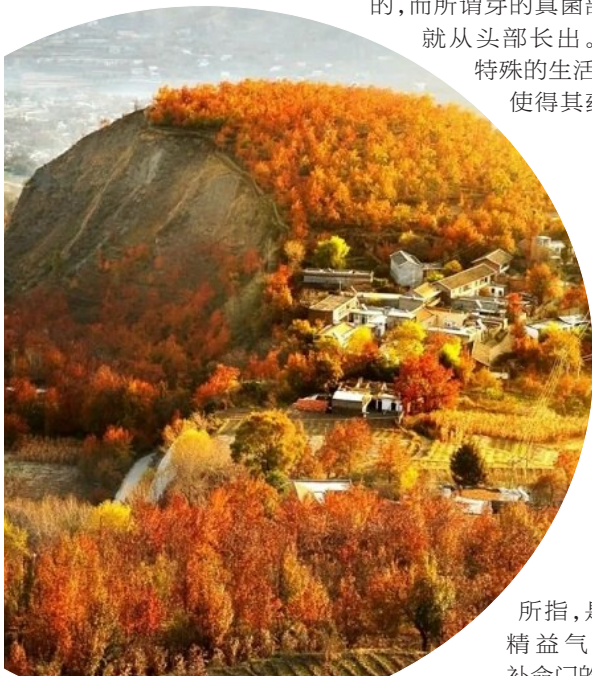
金川物语

□陈亚军

在大渡河上游,有一条叫大金川的河流,金川县就此得名。金川属于藏区,其著名特产当数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虽被归为植物,它在高寒的冬季却实实在在是藏在土里的虫子。春天轰隆一声响,它也许先是被惊吓得僵住了,但体内的神奇能量很大吧,又使它拱出皮囊,拱出厚土层,婀娜成一棵草。当然,也有长成两三棵,最多蓬出十棵的神草。品冬虫夏草,怎么嚼都是肉感,那感觉是虫、是动物,可那头顶的草叉的确是植物。每年四五月份是挖新草的季节,听当地的朋友说,有的藏民偶尔会挖到虽已长出草,但土里的身躯部分还在蠕动甚至爬行的虫草,有胆大的就甩甩土直接吃下去,因为他们相信那可能会有带来健康的法力。

我每次到藏区,到超过三四千米海拔的地方,都会饶有兴致地凝望雪山大地,因为顿然就想到了冬虫夏草,那神奇的物种。据说,其虫体在土中是头朝上尾朝下的,而所谓芽的真菌部分就从头部长出。它特殊的生活史,使得其药力



金川秋色

所指,是秘精益气、专补命门的。北京香山最早是元明清时的皇家园林,山林特色,离宫别院,曾是夏秋时节皇帝纳凉狩猎之地。而今早已在世事更迭中变成了百姓公园,虽也留有十分古意的遗址,但最为吸粉的还是香山红叶。每到深秋时节,香山红叶吸足了阳光的暖意,漫山遍野远看鲜艳激荡,近赏风姿摇曳闪烁,整个山脉尽显浪漫灵动。

有一段时间我酷爱爬山,高频率出入香山,每周三次登顶香炉峰。一次,在曹雪芹故居附近,竟意外发现了掩映在绿树林

中的藏式碉楼。灰褐色石木结构,石片垒砌,威拔敦厚,见棱见角,通体满嵌窗洞,密闭幽邃,就像日夜瞪大的无数双警惕的眼睛。不知怎的,又让我一下想到了冬虫夏草,这藏式碉楼,是不是也如虫草,在繁盛草木下有一段活的历史?

恰在前段时间,我再次来到金川,才了解到香山藏式碉楼的更多历史信息——原来那里的碉楼曾经是清朝乾隆皇帝特种部队的训练基地。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一行人乘大巴从成都出发前往金川。经由川藏北线的317国道,过汶川、理县、马尔康再转向南前行。依现在的交通方便程度,国内大多数地方均可一天内抵达,没有想到的是,在四川省内的这一段路程,我们竟然走了一天。天高路远,海拔越来越高,神疲力乏。不过,沿途山势起伏浩荡,雪山巨谷,壁立千仞,藏地特有的风情让人兴奋,也不时使人从昏昏欲睡中精神起来。

从马尔康到金川,对开的两条路与湍流疾驰的大渡河并行,路与河依伴,同步蜿蜒远去。两侧连绵的山崖,就像已经扇动起来的翅膀,挟挟着大渡河奔流不息。刹那间,能感到横扫的风力,也仿佛听到了河流低沉的喘息。

偶尔有大浪撞击巨石,瞬间林立成冲天得水柱,大小石块多被水浪冲击成圆弧形,清澈光亮。今日的世界因气候变化,有多少河流已变得干瘦甚至枯竭,相较之下,这大渡河的气势称得上白浪滔天了。我在四川峨边县和甘孜州府康定市区见过的大渡河段,也是如此水流湍急,不顾一切地向前、向前,惊涛拍岸,煞是惊悚。

古时的金川地区经济文化相对滞后,西南地区的云贵川等在明清初期仍沿袭的是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当地土司之间为争夺地盘,大鱼吃小鱼,不断发生战乱。为了加强朝廷对地方和边地的管理,清朝开始实施改土归流政策,裁撤土司,设立行政区划。

然而,天高皇帝远,仗着自身的勇武剽悍以及山区复杂的地势,金川一带的土司武装就是抗拒改土、抵制归流,把这里变成了依山而居、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公元1747年,乾隆皇帝谕旨,调云贵总督张广泗率兵进剿大金川,相机平定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抗乱地区秩序的反叛行为,从而开启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第一功,即大小金川之役。大小金川就此被演绎成磅礴的历史地理符号。

大金川四周山脉连绵,有很多陡峭的隘口。叛军在这里设置障碍,碉楼星罗棋布:小的,如蹲卧待发的猎豹;大的,如蛮壮敦实的铁屋。它们外面四周开有方孔,看上去狭窄,可内面开阔,瞭望方便,视野极好。碉门外只设一根活动的、可以收放的独木梯,致使外面的人攻不上来,里面的人也走脱不掉,真可谓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土司军队在此居高临下,远可射击,近可砸石,这种以守为攻的防御体系,给进攻中的清军造成很大伤亡,即便清军掘地道、挖墙脚、断水源,或者用红衣

大炮持续轰击,也收效甚微。

为了打破土司军队的碉楼防御,乾隆命令朝廷工部在北京香山脚下修筑与之相似的碉楼,选拔精锐士兵成立了香山健锐云梯营,每日模拟金川战争形态,进行攻打碉楼的操练。这就是香山碉楼的由来。

清军的金川之战告终于惨胜。在对付金川的碉楼时,也采取过“避敌碉卡,越道而进”“以碉逼碉”等战术。至于说,利用香山绿树从中的碉楼练兵起没起作用,谁也不说。我想,如果没有凭借碉楼的敌对反抗,这碉楼也只是静止的砖石而已,与实战环境相去甚远,徒增了许多军费开支,消耗了朝廷的经济实力。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第二次出兵大小金川,不仅官兵损伤上万计,而且耗费白银七千万两。这比乾隆发动消灭准噶尔汗国之战和平定大小和卓之战的军费的两倍还要多。也难怪后人酸溜溜地说,崇祯有这些钱,大明王朝不会亡;道光有这些钱,就不会向英国妥协;咸丰有这些钱,太平天国早就镇压了。

历时三十年的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乾隆朝几乎所有名将都参加过。就因为战争多次失利,乾隆震怒之下,大开杀戒,被赐死的高级将领不在少数。而最为出名的一个场面,则是公元1749年的一天,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一位犯人正跪在行刑台上,等待着刽子手的刀起头落。与此同时,北京城外的班兰山,一位身披朝服的官员,也手持一柄钢刀,正准备插入自己的胸膛。这两位脚踩阴阳两界线的人,正是封疆大吏张广泗及总揽四川军务的大学士讷亲。

战争都是波诡云谲的,其间也流传着民间说法。金川之战中一直飘着一个女人的身影,她的神奇“法力”改变了战争的走向,正像她的名字叫阿扣一样,她用不易挣脱的女人手段,紧紧套牢了两个清军将领。

阿扣,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女儿(也有说是妹妹),美貌无比。她被强行嫁给了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私下却与泽旺的弟弟好上了。后来发生了战争,清军攻打她的家乡,阿扣施展魅力让张广泗和讷亲两个清军将领垂涎三尺,在战场上他们相互掣肘,延误了许多战机,导致了乾隆皇帝的平定大业失利。

这段故事不见史料记载,很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一则在残酷的战争中加一些佐料,引得人一阵琢磨;二则宣扬土司族人的勇敢与智慧。因为阿扣最终被新任将领傅恒处斩,悬杆示众,风浪不会平地起,是否可见阿扣在整个金川战事中发挥过“作用”呢?

记得,那天我们的车辆一直向着山坳深处行驶。傍晚时分,进入金川县城地界——一个不规则的更宽阔的大山坳,天空湛蓝,古老的藏羌村寨掩映在白灿灿的梨花树木间,花香扑鼻。这里活生生是一个世外桃源啊!神奇的地方,酝酿神奇的故事。阿扣的传说绵延至今,广泛散传在金川一带。

说来也巧,就在云贵总督张广泗衔命进川的四月份,也正值民间挖冻冬虫夏草的时候。清朝李心衡在《金川琐记》中说:虫草“每岁唯四月末及五月初可采,太早则虫未变,太迟则变成草根,不可辨识矣”。我总在想,开启战争与挖掘虫草这两个历史画面同时出现在一个时空,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什么内在相似的东西?一个是欲使边疆稳固,一个是祈含健康意涵。追求目标,实现期望,则可能是它们一致的地方。

挖掘虫草不易,仿若跪在地上,触摸山神的头发,没有虔诚心,即使翻遍整个山坡都找不到一棵。因为虫草埋在地表下,藏于杂草中,特别是头茬草,刚冒头,挖出来就是草头短虫体饱满的好虫草。

挖掘冬虫夏草,考察植物下的活体生命的存在样态,正好说明了拨开岁月的草丛、挖掘历史细节的活动:一处的青山绿水,埋藏着历史人文鲜活的内涵,人们能否咀嚼出“肉感”,全在于耐心和眼光。

从香山红叶的绚丽,到藏式碉楼的沧桑,再探得一段曾经的波澜壮阔史,就是因了对冬虫夏草生命史的思忖,贴近着金川物语的哲学境界。



金川风貌

暑日无事,闲翻《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像》,人物绣像颇好,线条圆润,浓眉大眼,梁山人物读来神爽。旧小说中绣像,柔靡有余,豪阔不足;细致有余,写意不足。那样的雕版,仕女图无妨,倘或给须眉豪杰造像,总觉得少了英武气任侠气。

却说《水浒传》,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一见,慌忙走出柜身,唱喏道“提辖恕罪”,一边叫副手搬条凳子请坐来说话。

“唱喏”属于古礼了,原为应答之声。《说文解字》不见“喏”字,只说:“诺,应也。”古人将“诺”当作敬言,是承领之辞。缓缓应答曰“诺”,疾应曰“唯”,有成语“唯唯诺诺”。韩非子《八奸》说:“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颜色,以先主心者也。”

“诺”通“喏”,“唱喏”有人书作“唱诺”,有人书作“倡诺”,还有人书作“唱尔”……

《搜神记》有论,“古人所谓揖,举手而已,今时所谓喏,开始于江左诸王”。《世说新语》记载,人问王子猷兄弟诸人如何,支道林答:“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啾啾啾声。”孙楷第先生说“啾”与“喏”音相去甚远,“啾啾”疑是笑语声,以为此论附会,殊未必然。

《搜神记》故事中,东汉张奋家老宅,夜里三更将尽,一人身长一丈余,戴高帽子,穿着黄色衣服,进堂屋大声喊叫:“细腰。”细腰应喏。《夷坚志》上说,柳州黄沙岭山有黄巢庙,偶尔可以听到庙里声喏,仿佛几百个人一起发声听令。宋人吴自牧目睹车驾幸禁中观潮,但见军仪于江中整肃队伍,望阙奏喏,声如雷震。问及内侍,才知道那是尊君之礼。如此知此喏有声,出声答应,出声相和。

唐宋习俗,“唱喏”不仅仅是应答,更有言辞里的敬意;公堂之类,还相配有拱手作揖弯腰,如此方合乎规矩,二缺一,即为失礼。唐人陆象先心性仁厚,不拘小节,任冯翊太守时,部下不少名门望族子弟。某日,几人戏赌,一人说,他可在大厅上转动笏板,瞪眼而视,不对陆太守作揖,只是唱喏出来。众人说,倘或如此,情愿输掉一桌酒席。此人果真如此,陆象先视而不见。

唐宋人唱喏,多行叉手礼。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握右手的拇指,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拇指向上。如以右手掩胸,手不可太近,必须稍稍离胸两三寸。宋代王虚中有《训蒙法》,说

小儿六岁入学,先教叉手礼。

在宋朝,唱喏为通行之礼,近乎今人之握手、挥手、鞠躬,朝廷议事,太子与宰相以下皆曾以躬身应喏为礼仪。遇见皇帝车驾,导引官对臣僚百姓高呼:“躬身,不要拜,唱喏,直身,立奏圣躬万福。”有外邦使臣过来,舍人宣礼,受礼的人要一一唱喏。《续资治通鉴》里还有隔帘貌喏,袁枚考证:“貌喏者,大概今之请安也。”然世间总会移风易俗,陆游记述说:“先君言,旧制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唱喏。然绍兴中余造朝,已不复喏矣。”但唱喏为礼,到底风行一时,庙堂如此,江湖也如此;文官如此,武将也如此。

宋朝元祐至政和年间,朝廷颁布法令,军校见将官不唱喏,可处极刑,重则问斩或者流放三年。军中将士升帐,必有军士鸣鼓声喏,开营或排衙时,随从高声唱喏,祈望平安,则谓之平安喏。文官升堂,有人自厅上厉声大呼:“咄。”各司官吏皆应声喏,快步出列,谓之咄散。

习俗如风,辽代皇帝上殿,朝臣也要唱喏,在一旁候着。册封、做寿乃至科举,各列人等都要唱喏行礼。女真人朝中,汉人士大夫,朋友相见,进退周旋,点头折腰,稽首作拜,并不出声唱喏,是为哑喏。倘或不如此,是为山野之人,不知礼法,会遭到众人嗤笑。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也不唱喏,是谓相揖。

旧笔记话本小说杂剧中,常见各路人士唱喏,或随作揖,或只是言语敬答,作无礼喏。“无礼喏”并非无礼,实则多礼,一边作揖,一边口说“无礼无礼”,彼此客气寒暄。《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四人家大家唱个无礼喏。《夷坚志》上说饶州有士卒朱显,有一年夏日去乐平公干,青天白日,走到一处,他忽然对左边作了三次揖。同行的人骇然不已,他说,见了三个官员聚坐一起,如何不唱喏?此为无声喏,元人杂剧里大多如此行礼。《西厢记》中红娘为莺



晋祠女子叉手形象

莺述事云:“前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他先在门儿外等着红娘,向前深深唱个喏。”张固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中,那人做拜云:“嫂嫂,我唱喏哩。”《警世通言》十九卷《崔衙内白鹇招妖》一章,好打猎的崔衙内道:“你们都听我说,若打得活的归去,到府中一个赏银三两,吃几杯酒了归;若打得死的,一人赏银一两,也吃几杯酒了归;若都打不得飞禽走兽,银子也没有,酒也没得吃。”众人各应了喏。《清平山堂话本》里,“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

《水浒传》里多是刷枪弄棒人,日常也多礼,正当是礼多人不怪。王进见高俅,“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林冲听庄客称洪教头作教师,以为是大官人的师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洪教头不睬,“也不还礼,林冲不敢抬头”。孟州牢营中,众囚犯见着小管营施恩,一齐来唱喏。武松回清河县,为报武大仇,一连唱了三个喏,一直奔西门庆生药铺前来,看着主管也上前唱个喏。宋江为招安见宿太尉,不但唱喏,还躬身下拜。解珍、解宝见了毛太公,也说了喏。《水浒传》上的鲁达,性疏狂,不拘礼节;到了《荡寇志》中,他一见宋江,即撒下禅杖,向宋江唱个大喏。

《荡寇志》匆匆读过,据说俞万春深受寇寇之害,故下笔携私带恨,书中陈希真父女与官军合作,让梁山英雄一个个身死非命,无一幸免。他父女二人功成名就,入山修道,羽化登仙,成就正果。读《水浒传》,虽并不喜欢宋江,《荡寇志》中却将他凌迟处死,作者居心之狠也令人侧目。鲁迅先生童年时曾以“荆川纸”蒙在小说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有成片段是《荡寇志》。

明清小说里有些“唱喏”,几乎专是作揖意思。取经路上,那老者见孙悟空相貌凶丑,不敢与他作揖,行者道:“怎么不唱老孙喏?”当然也有例外,《拍案惊奇》中,重新投胎为节度使的儿子王士真叫一声“左右哪里”,身旁一伙人暴雷也似答应了一声喏,拿下害他前世性命的李参军,第二日即将其砍了头。

《禅真后史》里全伯通昔日行医时,戴尖顶破檐帽,穿一领绝折旧道袍,“见了人怡颜悦色,一味的承承”,唱喏时,“头拄着地,半会子兀自不起来”。后来“得了生意,换了高巾阔服,出入便用轿马,全不似当年糊鞋衬黄瘦光景,径自白白胖胖,那几根往上翘的黄须也

都变黑了,见人时腰躯先自硬了一半”。有人不明就里:“腰硬,何不请医士服药?”人笑答:“那厮与人行礼,止唱得半个喏。他是铜钱衬得腰硬,吃药怎么?这天杀的幸喜目中不识一丁,若省得数行字时,天上也飞去了。”原来腰硬要铜钱衬,我乡俗至今还说人穷谓骨头不硬,还说钱壮人胆。

唐时一般人相见唱小喏,见尊长至亲唱肥喏,尤其武官,迎拜必唱大喏。唱小喏,行步迟缓,失了体统。唱喏时头拄地,半会子不起来,差不多即是大大肥喏、大大大喏也。元杂剧中,一人穷得狠了,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些纸钱,酒店门首讨半瓶酒,食店里讨个馒头。可见民风朴素,唱个肥喏,可得饮食。

《水浒传》说潘金莲拿叉竿不牢,失手滑下,正好打在西门庆头上。西门庆本要发怒,却见是个生得妖烧的妇人,登时没了脾气。二人问答,西门庆大大地唱个肥喏,一双眼都只在潘金莲身上,回了七八遍头。

与多人左右拱手作揖,则为簸箕喏。此语少见,唯见《禅真后史》有回说,大家唱了一个簸箕喏,坐下吃酒,直至更深。其余不论,单说几人坐下吃酒,直至更深,此真大快事也。

乡野人家有簸箕,簸条编成铲状,用以运输,我地称为“畚箕”,用于挑运土石,而《愚公移山》上称“箕畚”。小时候曾用畚箕挑沙,箕口以锄头拍平,走路时不能太晃动。在南方吃过簸箕饭,大米浸泡磨成米浆,舀入圆簸箕内,左右摇动均匀,再用猛火蒸熟,然后将一层薄薄的米浆皮揭下,放入肉丝、韭菜、豆芽、鲜笋、虾米、香菇等馅,卷成筒状,又称卷饭。

“喏”偶尔也做承领词,郑之珍《目连救母》唱词道:喏,古云:养儿待老,积谷防饥。

也有将“喏”作感叹之用。宋人汪远之,在家排行第八,屡试不中,人讥笑他为“汪八”。赴省试,其兄在家得梦,有使者骑马到来,立于檐庭之下呼报:“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八解元过省。喏,喏。”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自古如此,不独宋朝如此。

读孙楷第先生《沧州集》,说江南如湖州、扬州、苏州、松江等地,尤谓作揖为唱喏。别乡不知道,老苏州风俗,除夕夜里祭祖,还有老人让孩子对祖先先行礼叫唱喏。上海崇明也有乡民将祭拜祖宗时的磕头叫作唱喏。友人告诉我说,今日之唱喏和古人不同,只是祭拜神灵或祖先方才如此行礼,左手握右拳,置于胸前,作揖三次,口中小声祝祷。